

第七十一回

行者假名降怪狻

觀音現像伏妖王

色即空兮自古，空言是色如然。人能悟徹色空禪，何用丹砂炮煉？
德行全修休懈，工夫苦用熬煎。有時行滿去朝天，永駐仙顏不變。

話說那賽太歲緊關了前後門戶，搜尋行者，直嚷到黃昏時分，不見踪跡，坐在那剝皮亭上，點聚羣妖，發號施令，都教各門上提鈴喝號，擊鼓敲梆，一個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支更坐夜。原來孫大聖變做個痴蒼蠅，釘在門旁。見前面防備甚緊，他即抖開翅，飛入後宮門首看處，見金聖娘娘伏在御案上，清清滴滴，隱隱聲悲。行者飛進門去，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，聽他哭的是甚麼。

少頃間，那娘娘忽失聲道：『主公啊！我和你——』

『前生燒了斷頭香，今世遭逢潑怪王。拆鳳三年何日會？分鴛兩處致悲傷。差來長老纔通信，驚散佳姻一命亡。只爲金鈴難解識，相思又比舊時狂。』

行者聞言，即移身到他耳根後，悄悄的叫道：『聖宮娘娘，你休恐懼。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，未曾傷命。只因自家性急，近妝臺偷了金鈴，你與妖王吃酒之時，我却脫身出了前亭，忍不住，打開看看。不期扯動塞口的綿花，那鈴響一聲，迸出煙火黃沙。我就慌了手脚，把金鈴丟了，現出原身，使鐵棒苦戰不出，恐遭毒手，故變作一個蒼蠅兒，釘在門樞上，躲到如今。那妖王愈加嚴緊，不肯開門。你可再以夫妻之禮，哄他進來安寢，我好脫身行事，別作區區救你也。』

娘娘一聞此言，戰兢兢，髮似神揪，虛怯怯，心如杵築，淚汪汪的道：『你如今是人是鬼？』行者道：『我也不是人，我也不是鬼，如今變作個蒼蠅兒在此，你休怕，快去請那妖王也。』娘娘不信，淚滴滴，悄語低聲道：『你莫覓寐我。』行者道：『我豈敢覓寐你？你若不信，展開手，等我跳下來你看。』那娘娘真個把左手展開，行者輕輕飛下，落在他玉掌之間，好便似——

茵蔯蕊頭釘黑豆，牡丹花上歇遊蜂；繡毯心裏葡萄落，百合枝邊黑點濃。

金聖宮高擎玉掌，叫聲『神僧』。行者嚶嚶的應道：『我是神僧變的。』那娘娘方纔信了，悄悄的道：『我去請那妖王來時，你却怎生行事？』行者道：『古人云：「斷送一生惟有酒。」又云：「破除萬事無過酒。」酒之爲用多端，你只以飲酒爲上。你將那貼身的侍婢，喚一個進來，指與我看，我就變作他的模樣，在旁邊伏侍，却好下手。』那娘娘真個依言，即叫：『春嬌何在？』那屏風後轉出一個玉面狐狸來，跪下道：『娘娘喚春嬌有何使令？』娘娘道：『你叫他們來點紗燈，焚腦麝，扶我上前庭，請大王安寢也。』

那春嬌即轉前面，叫了七八個怪鹿妖狐，打着兩對燈籠，一對提爐，擺列左右。娘娘欠身叉手，那大聖早已飛去。好行者，展開翅，徑飛到那玉面狐狸頭上，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變作一個瞌睡蟲，輕輕的放在他臉上。原來瞌睡蟲到了人臉上，往鼻孔裏爬，爬進孔中，即瞌睡了。那春嬌果然漸覺困倦，立不住脚，搖搖打盹，即忙尋着原睡處，丟倒頭，只管呼呼的睡去。行者跳下來，搖身一變，變做那春嬌一般模樣，轉屏風，與衆同立不題。

却說那金聖宮娘娘往前正走，有小妖看見，卽報賽太歲道：『大王，娘娘來了。』那妖王急出剝皮亭外迎迓。娘娘道：『大王，今煙火既息，賊已無踪，深夜之際，特請大王安置。』那怪滿心歡喜道：『娘娘珍重。却纔那賊乃是孫悟空，他敗了我先鋒，打殺我小校，變化進來，哄了我們，我們這般搜檢，他却渺無踪跡，故此心上不安。』娘娘道：『那厮想是走脫了。大王放心勿慮，且自安寢去也。』

妖精見娘娘侍立敬請，不敢堅辭，只得吩咐羣妖各要小心火燭，謹防盜賊，遂與娘娘竟往後宮。行者假變春嬌，從兩班侍婢引入。娘娘叫：『安排酒來與大王解勞。』妖王笑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快將酒來，我與娘娘壓驚。』假春嬌卽同衆怪鋪排了果品，整頓些腥肉，調開桌椅。那娘娘擎杯，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。二人穿換了酒杯，假春嬌在旁，執着酒壺道：『大王與娘娘今夜纔遞交杯盞，請各飲乾，穿個雙喜杯兒。』真個又各斟上，又飲乾了。假春嬌又道：『大王娘娘喜會，衆侍婢會唱的供唱，善舞的起舞來耶。』

說未畢，只聽得一派歌聲，齊調音律，唱的唱，舞的舞。他兩個又飲了許多，娘娘叫住了歌舞。衆侍婢分班，出屏風外擺列；惟有假春嬌執壺，上下奉酒。娘娘與那妖王專說得是夫妻之話。你看那娘娘一片雲情雨意，哄得那妖王骨軟筋麻。只是沒福，不得沾身。可憐！真是『貓咬尿胞空歡喜！』

叙了一會，笑了一會，娘娘問道：『大王，寶貝不曾傷損麼？』妖王道：『這寶貝乃先天薄鑄之物，如何得損？只是被那賊扯開塞口之綿，燒了豹皮包袱也。』娘娘說：『怎生收拾？』妖王道：『不用收拾，我帶在腰間哩。』假春嬌聞得此言，即拔下毫毛一把，嚼得粉碎，輕輕挨近妖王，將那毫毛放在他身上，吹了三口仙氣，暗暗的叫『變！』那些毫毛即變做三樣惡物，乃虱子，蛇蚤，臭蟲，攻入妖王身內，挨着皮膚亂咬。

那妖王燥癢難禁，伸手入懷揣摸揉癢，用指頭捏出幾個虱子來，拿近燈前觀看。娘娘見了，合忖道：『大王，想是襯衣襪了，久不曾漿洗，故生此物耳。』妖王慙愧道：『我從來不生此物，可的今宵出醜。』娘娘笑道：『大王何爲出醜？常言道：『皇帝身上也有三個御虱哩。』』

且脫下衣服來，等我替你捉捉。」妖王真個解帶脫衣，假春嬌在旁，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層層皆有蛇蚤跳，件件皆排大臭蟲；子母虱，密密濃濃，就如螻蟻出窩中。不覺的揭到第三層見肉之處，那金鈴上紛紛發發的，也不勝其數。假春嬌道：『大王，拿鈴子來，等我也與你捉捉虱子。』

那妖王一則羞，二則慌，却也不認得真假，將三個鈴兒遞與假春嬌。假春嬌接在手中，賣弄多時，見那妖王低着頭抖這衣服，他即將金鈴藏了，拔下一根毫毛，變作三個鈴兒，一般無二，拿向燈前翻檢，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，抖了一抖，將那虱子，臭蟲，蛇蚤，收了歸在身上，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。那怪接在手中，一發朦朧無措，那裏認得甚麼真假，雙手托着那鈴兒，遞與娘娘道：『今番你却收好了，却要仔細仔細，不要像前一番。』

那娘娘接過來，輕輕的揭開衣箱，把那假鈴收了，用黃金鎖鎖了，却又與妖王飲了幾杯酒，教侍婢：『淨拂牙牀，展開錦被，我與大王同寢。』那妖王諾諾連聲道：『沒福沒福！不敢奉陪。我還帶個宮女往西宮裏睡去。娘娘請自安置。』遂此各歸寢處不題。

却說假春嬌得了手，將他寶貝帶在腰間，現了本像，把身子抖一抖，收去那個瞌睡蟲兒，竟往前走，只聽得梆鈴齊響，緊打三更。好行者，捏着訣，念動真言，使個隱身法，直至門邊。又見那門上拴鎖甚密，却就取出金箍棒，望門一指，使出那解鎖之法，那門就輕輕開了。急拽步出門站下，厲聲高叫道：『賽太歲！還我金聖娘娘來！』連叫兩三遍，驚動大小羣妖，急急看處，前門開了，即忙掌燈尋鎖，把門兒依然鎖上，着幾個跑入裏邊去報道：『大王有人在大門外呼喚大王尊號，要金聖娘娘哩！』那裏邊侍婢，即出宮門，悄悄的傳言道：『莫吆喝，大王纔睡着。』行者又在門前高叫，那小妖又不敢去驚動。如此者三四遍，俱不敢去通報。

那大聖在外嚷嚷鬧鬧的，直弄到天曉，忍不住，手輪着鐵棒，上前打門。慌得那大小羣妖，頂門的頂門，報信的報信。那妖王一覺方醒，只聞得亂撞撞的誼譁，起身穿了衣服，即出羅帳之外，問道：『嚷甚麼？』衆侍婢纔跪下道：『爺爺，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罵了半夜，如今却又打門。』妖王走出宮門，只見那幾個傳報的小妖，慌張張的磕頭道：『外面有人叫罵，要金聖

宮娘娘哩！若說半個不字，他就說出無數的歪話，甚不中聽。見天曉大王不出，逼得打門也。」
那妖道：「且休開門。你去問他是那裏來的，姓甚名誰。快來回報。」小妖急出去，隔門問道：「打門的是誰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，來取聖宮娘娘回國哩！」

那小妖聽得，即以此言回報。那妖隨往後宮，查問來歷。原來那娘娘纔起來，還未梳洗，早見侍婢來報：「爺爺來了。」那娘娘急整衣，散挽黑雲，出宮迎迓。纔坐下，還未及問，又聽得小妖來報：「那來的外公已將門打破矣。」那妖笑道：「娘娘，你朝中有多少將帥？」娘娘道：「在朝有四十八衛人馬，良將千員，各邊上元帥總兵，不計其數。」妖王道：「可有個姓外的麼？」娘娘道：「我在宮，只知內裏輔助君王，早晚教誨妃嬪，外事無邊，我怎記得名姓？」妖王道：「這來者稱爲『外公』，我想着百家姓上，更無個姓外的。娘娘賦性聰明，出身高貴，居皇宮之中，必多覽書籍，記得那本書上有此姓也？」娘娘道：「止千字文上有句『外受傳訓』，想必就是此矣。」

妖王喜道：「定是定是！」即起身辭了娘娘，到剝皮亭上，結束整齊，點出妖兵，開了門，直

至外面，手持一柄宣花鉞斧，厲聲高叫道：『那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？』行者把金箍棒擡在右手，將左手指定道：『賢甥，叫我怎的？』那妖王見了，心中大怒道：『你這厮——』

『相貌若猴子，嘴臉似獼猴。七分真是鬼，大胆敢欺人！』

行者笑道：『你這個誑上欺君的潑怪，原來沒眼！想我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，九天神將見了我，無一個「老」字，不敢稱呼；你叫我聲「外公」，那裏虧了你！』妖王喝道：『快早說出姓甚名誰，有些甚麼武藝，敢到我這裏猖獗！』行者道：『你若不問姓名，猶可；若要我說出姓名，只怕你立身無地！你上來，站穩着聽我道：——』

『生身父母是天地，日月精華結聖胎。仙石懷抱無歲數，靈根孕育甚奇哉。當年產我三陽泰，今日歸真萬會諧。曾聚衆妖稱帥首，能降衆怪拜丹崖。玉皇大帝傳宣旨，太白金星捧詔來。請我上天承職，官封弼馬不開懷。初心造反謀山洞，大胆興兵鬧御階。托塔天王並太子，交鋒一陣盡猥衰。金星復奏玄穹帝，再降招安勅旨來。封做齊天真大聖，那時方稱棟梁材。』

「又因攪亂蟠桃會，仗酒偷丹惹下災。太上老君親奏鶴，西池王母拜瑤臺。情知是我欺王法，即點天兵發火牌。十萬兇星並惡曜，干戈劍戟密排排。天羅地網漫山布，齊舉刀兵大會垓。惡鬪一場無勝敗，觀音推薦二郎來。兩家對敵分高下，他有梅山兄弟儕。各逞英雄施變化，天門三聖撥雲開。老君丟了金剛套，衆神擒我到金階。不須詳允書供狀，罪犯凌剮殺斬災。斧剗鎚敲難損命，刀輪劍砍怎傷懷？火燒雷打只如此，無計摧殘長壽胎。押赴太清兜率院，爐中煅煉儘安排。」

「日期滿足纔開鼎，我向當中跳出來。手挺這條如意棒，翻身打上玉龍臺。各星各象皆潛躲，大鬧天宮任我歪。巡視靈官忙請佛，釋伽與我逞英才。手心之內翻筋斗，遊遍周天去復來。佛使先知賺哄法，被他壓住在天崖。到今五百餘年矣，解脫微軀又弄乖。特保唐僧西域去，悟空行者甚明白。西方路上降妖怪，那個妖邪不懼哉！」

那妖王聽他說出悟空行者，遂道：「你原來是大鬧天宮的那厮。你既脫身保唐僧西去，

你走你的路去便罷了，怎麼羅織管事，替那朱紫國爲奴，却到我這裏尋死？」行者喝道：「賊潑怪！說話無知！我受朱紫國拜請之禮，又蒙他稱呼管待之恩，我老孫比那王位還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事之如神明，你怎麼說出「爲奴」二字？我把你這誑上欺君之怪！不要走！吃外公一棒！」那妖怪慌了手脚，即閃身躲過，使宣花斧劈面相迎。這一場好殺你看——

金箍如意棒，風刃宣花斧。一個咬牙發狠兇，一個切齒施威武。這個是齊天大聖降臨凡，那個是作怪妖王來下土。兩個噴雲霧霧照天宮，真是走石揚沙遮斗府。往往來來解數多，翻翻復復金光吐。齊將本事施，各把神通賭。這個要取娘娘轉

帝都，那個喜同皇后居山塢。這場都是沒來由，捨死忘生因國主。

他兩個戰經五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那妖王見行者手段高強，料不能取勝，將斧架住他的鐵棒道：「孫行者，你且住了。我今日還未早膳，待我進了膳，再來與你定雌雄。」行者情知是要取鈴鐺，收了鐵棒道：「好漢子不趕乏兔兒，」你去！你去！吃飽些好來領死！」那妖急轉身闖入裏邊，對娘娘道：「快將寶貝拿來！」娘娘道：「寶貝何幹？」妖王道：「今早叫戰者，

乃是取經的和尙之徒，叫做孫悟空行者，假稱「外公。」我與他戰到此時，不分勝負。等我拿寶貝出去，放些煙火，燒這猴頭。」

娘娘見說，心中怛突：欲不取出鈴兒，恐他見疑；欲取出鈴兒，又恐傷了孫行者性命。正自躊躇未定，那妖王又催逼道：『快拿出來！』這娘娘無奈，只得將鎖鑰開了，把三個鈴兒遞與妖王。妖王拿了，就走出洞。娘娘坐在宮中，淚如雨下，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。兩人却俱不知是假鈴也。那妖出了門，就占起上風，叫道：『孫行者，休走！看我搖搖鈴兒！』行者笑道：『你有鈴，我就沒鈴？你會搖，我就不會搖？』妖王道：『你有甚麼鈴兒，拿出來我看。』

行者將鐵棒捏做個繡花針兒，藏在耳內，却去腰間解下三個真寶貝來，對妖王說：『這不是我的紫金鈴兒？』妖王見了，心驚道：『蹺蹺蹺蹺！他的鈴兒，怎麼與我的鈴兒就一般無二？』雖然是一個模子鑄的，好道打磨不到，也有多個癥兒，少個帶兒，却怎麼這等一毫不差？又問：『你那鈴兒是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賢甥，你那鈴兒却是那裏來的？』妖王老實，便就說道：『我這鈴兒是——』

『太清仙君道源深，八卦爐中久煉金，結就鈴兒稱至寶，老君留下到如今。』

行者笑道：『老孫的鈴兒，也是那時來的。』妖王道：『怎生出處？』行者道：『我這鈴兒是：』

『道祖燒丹兜率宮，金鈴薄煉在爐中，二三如六循環寶，我的雌來你的雄。』

妖王道：『鈴兒乃金丹之寶，又不是飛禽走獸，如何辨得雌雄？但只是搖出寶來，就是好的。』行者道：『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。且讓你先搖。』那妖王真個將頭一個鈴兒幌了三幌，不見火出；第二個幌了三幌，不見煙出；第三個幌了三幌，也不見沙出。妖王慌了手脚，道：『怪哉！怪哉！世情變了！這鈴兒想是懼內，雄見了雌，所以不出來了。』行者道：『賢甥，住了手，等我也搖搖你看。』

好猴子，一把搯了三個鈴兒，一齊搖起。你看那紅火，青煙，黃沙，一齊滾出，骨都都燎樹燒山！大聖口裏又念個呪語，望巽地上叫『風來！』真個是風催火勢，火挾風威，紅焰焰，黑沉沉，滿天煙火，遍地黃沙！把那賽太歲唬得魄散魂飛，走頭無路，在那火當中，怎逃性命？只聞得半

空中厲聲高叫：『孫悟空！我來也！』行者急回頭上望，原來是觀音菩薩，左手托着淨瓶，右手拿着楊柳，灑下甘露救火哩。慌得行者把鈴兒藏在腰間，即合掌倒身下拜。

那菩薩將柳枝連拂幾點甘露，霎時間，煙火俱無，黃沙絕跡。行者叩頭道：『不知大慈臨凡，有失迴避。敢問菩薩何往？』菩薩道：『我特來收尋這個妖怪。』行者道：『這怪是何來歷，敢勞金身下降收之？』菩薩道：『他是我跨的個金毛狒。因牧童盹睡，失於防守，這孽畜咬斷鐵索走來，却與朱紫國王消災也。』

行者聞言，急欠身道：『菩薩反說了。他在這裏欺君騙后，敗俗傷風，與那國王生災，却說是消災，何也？』菩薩道：『你不知之。當時朱紫國王在位之時，這個王還做東宮太子，未曾登基。他年幼間，極好射獵。他率領人馬，縱放鷹犬，正來到落鳳坡前，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所生二子，乃雌雄兩個雀雛，停翅在山坡之下，被此王弓開處，射傷了雄孔雀，那雌孔雀也帶箭歸西。佛母懺悔以後，吩咐教他拆鳳三年，身就咳嗽。那時節，我跨着這狒，同聽此言，不期這孽畜留心，故來騙了皇后，與王消災。至今三年，冤愆滿足，幸你來救治王患。我特來收妖。

邪也。」

行者道：「菩薩，雖是這般故事，奈何他玷污了皇后，敗俗傷風，壞倫亂法。却是該他死罪。今蒙菩薩親臨，饒得他死罪，却饒不得他活罪。讓我打他二十棒，與你帶去罷。」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你既知我臨凡，就當看我分上，一發都饒了罷；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。若是動了棍子，他也就是死了。」

行者不敢違言，只得拜道：「菩薩既收他回海，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間，貽害不淺。」那菩薩纔喝了一聲「孽畜，還不還原，待何時也！」只見那怪打個滾，現了原身，將毛衣抖抖，菩薩騎上。菩薩又望項下一看，不見那三個金鈴。菩薩道：「悟空，還我鈴來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不知。」菩薩喝道：「你這賊猴！若不是你偷了這鈴，莫說一個悟空，就是十個，也不敢近身！快拿出來！」行者笑道：「實不曾見。」菩薩道：「既不曾見，等我念念緊箍兒咒。」那行者慌了，只教：「莫念莫念！鈴兒在這裏哩！」這正是：狐項金鈴何人解？解鈴人還問繫鈴人。菩薩將鈴兒套在狐項下，飛身高坐。你看他四足蓮花生，火焰滿身金縷迸森森。大慈悲回南海不題。

却說孫大聖整束了衣裙，輪鐵棒打進獬豸洞去，把羣妖衆怪，盡情打死，勦除乾淨，直至宮中，請聖宮娘娘回國。那娘娘頂禮不盡，行者將菩薩降妖並拆鳳原由備說了一遍，尋些軟草，扎了一條草龍，教：『娘娘跨上，合着眼，莫怕，我帶你回朝見主也。』那娘娘謹遵吩咐，行者使起神通，只聽得耳內風響，半個時辰，帶進城，按落雲頭，叫：『娘娘開眼。』

那皇后睜開眼看，認得是鳳閣龍樓，心中歡喜，撇了草龍，與行者同登寶殿。那國王見了，急下龍牀，就來扯娘娘玉手，欲訴離情，猛然跌倒在地，只叫：『手疼！手疼！』八戒哈哈大笑道：『嘴臉沒福消受！一見面就蜚殺了也！』行者道：『獸子，你敢扯他扯兒麼？』八戒道：『就扯他扯兒便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娘娘身上生了毒刺，手上有蜚陽之毒，自到麒麟山，與那賽太歲三年，那妖更不會沾身。但沾身就害身疼，但沾手就害手疼。』

此時外面衆官，內裏妃嬪，聽說無不憂疑。旁有玉聖銀聖二宮，將君王扶起，俱正在惶惶之際，忽聽得那半空中，有人叫道：『大聖，我來也。』行者抬頭觀看，只見那——